

“河北四侠”集结号

射击

刘建东◎著

SHE JI

“河北四侠”集结号

射击

刘建东◎著

SHEJI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射击 / 刘建东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3. 9

(“河北四侠”集结号/王力平, 张军良主编)

ISBN 978-7-5511-1403-5

I. 射… II. 刘…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9182号

丛 书 名: “河北四侠”集结号

主 编: 王力平 张军良

书 名: 射 击

作 者: 刘建东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武小森 金赫楠

责任编辑: 梁 瑛

责任校对: 李 鸥

封面设计: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1403-5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那年易水河边人

——《“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序

李敬泽

以“河北四侠”之名，张楚、李浩、刘建东、胡学文出此一套书。为什么叫“河北四侠”呢？这四位倒真是四条汉子长河北，但平日里以小说为业，“以武犯禁”的事并不曾干过，精神上也未必以侠义自许，一个“侠”字不知从何说起？

或曰：“侠”，在此处是指向某种地方历史记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两千多年前，荆轲、高渐离从这里走出去。迨至今日，这种命名中或有诉诸历史、建构身份的意图。

好吧。那就先谈谈历史。

我中华广土众民，文化之天下性与文化之地方性相表里。一方面，圣人之道行于天下；但另一面，异土殊俗，每个地方又自成天地、自成一个生活世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中国人来说，“我是谁”的问题，首先是我的祖先在哪里、我生长在哪里，乡土与籍贯是编户齐民的法律身份，更是一重文化身份，寄托着我们最自然、最基本、最牢固的认同。中国人就据此在茫茫天下互相辨认，相亲相依。

那年
易水
河边
人
(丛书序)





这种身份意识在帝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沉积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地缘关系。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是什么地方人；而我是什么地方人，其中预设着我的地方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它与帝国中心的关系。温州人至今认为自己是偏卑草野之人，谁都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认化外之民，他们都在帝国边缘的位置上发展出独具力量的认同。而河北人，他的位置就游移不定，说来话长。若说到战国时期、易水河边，那时河北的位置倒是清晰的，胡服骑射、慷慨悲歌，它是华夏文明的边缘或前沿，有时就是一盘棋上的弃子，直到唐宋一直如此。元代以后，北京忽然成了帝国的中心，而河北忽然成了畿辅、直隶，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它都在困惑于这个輶轳之下、天子脚下的位置。当代以来，很少有哪个省的省会几度迁移，这虽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但也颇具象征意味；似乎在河北，这个省会放在哪里其实是不要紧的，并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省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的中心。河北是如此接近于帝国的中心，以至于它没有自己的中心和重心。

北京成为帝国的中心，是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最靠近长城、最靠近黄仁宇所谓“37度线”的帝都。定都于此，对元朝来说，是背靠草原而面向城市和农田；对明清来说，则体现着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长期冲突中的战略意志。与长安、洛阳不同，这个帝都的建立，从来不是出于文化和经济的考量。长安依托着关中平原，洛阳、开封依托中原；而作为帝都的北京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并不依靠它的周边地区。它从广大的帝国汲取财富和知识，它的周边很大程度上只具有地理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河北拱卫着京师，在经济和文化上，帝都都不是它的产物，而它只是帝都延伸出来

的战略空间。

这在中国史上是一个全新现象，有力地表明了元明清的“世界帝国”特质。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它高瞻远瞩，它心怀天下，它在本质上拒绝地方性——或者说，北京的地方性就是天下性。但是，它并没有把天下性赋予河北；相反的，在它的光芒之下，河北的地方性却成了问题。

朱元璋是原教旨的华夏文明中心论者，在他看来，元大都是历史的错误，是文明正统的断裂，所以，他把帝国的首都定在南京。而当成祖朱棣终于决定迁都北京时，他一定有一种海阔天空的轻松感。南京，相对于这个广大的帝国是过于逼仄了，它不是帝国下的蛋，它不是帝国雄心的产物，它属于杏花春雨江南，它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性，它另有自己的梦想、议程和性情，它无意高瞻远瞩；南京不需要帝国告诉它它是谁，南京的问题是，它自己就深刻地知道自己是谁。朱棣的父亲和他自己，一直在与这种骄傲、狭窄和固执进行艰苦、血腥的斗争。最后，甚至连朱棣这样的强人都看出，这种斗争是注定失败的，地方性侵蚀着天下性，帝都必须离开，否则帝都就不是帝都，就会忘了、丢了天下。

他来到了北京，这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选择。而河北，它从朱棣做出决定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了自己不是什么，并开始求解自己是什么。

言归正传，谈谈这四位作家。他们分别在北京的东边、南边和北边。

先从北边说起。

胡学文，张家口人。他的小说大多有关播迁流散。当然，这说的不是移民海外，说的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无数农





民的离土漂泊。

关于这个主题，众人已经说了很多，无新话，不再说。我感兴趣的是，在胡学文这里，家乡或乡土意味着什么？它是诗学意义上的安居之地吗？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和社会的安居之地吗？给我们生计，在七大姑八大姨、邻里乡亲之间，在面熟的和似曾相识的面孔构成的世界景象中，让我们体会到归属？

——家园将芜，胡不归？这样的家乡具有一种“召唤感”。而胡学文，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不管他是否承认，他小说中的家乡并非这样的家乡。那是一个起点而不是归宿，在逐渐展开的行程中，它被推得越来越远，模糊不清，以至意义枯竭。胡学文的小说，最根本的情境是孤独，“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那些在路上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仅仅是一个人，无依傍也无评判，必须独自承受善恶。据说他的人物都是一些性格偏执的人，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实际上，这些人只是被孤独和恐惧所支配。假使一个人生活在月球上，那当然孤独，但是，假使这个人相信，遥远的人世仍然按照他所信的逻辑运转，那么他的孤独是有处安放的，那还不是真的孤独；真的孤独是，被遗弃在意义世界之外，他确知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是对的是什么错的，此时他能干什么？他只能盯住眼前这件事，天天砍树，让自己相信，世界和生存的意义全在这件事上。他偏执地、不停地走下去，哪怕是心怀恐惧，步步惊心。胡的小说几乎无闲话、无闲事、无宽裕、不停留，那全然是孤身夜行者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胡学文写的不是乡土不是离开乡土，而是人的注定的茫茫前路。

然后，在南边，有刘建东和李浩。

胡学文从空间上理解世界，他的空间无限大，全然人世，

但大到极处，留给人的也不过是独木桥。相比之下，李浩的世界几乎不具空间，他的来处不是家乡，不是一个地理实体，去处也不随着人的脚步，他的世界是时间的轮回往复，是依稀仿佛的前世今生。

李浩执念于“父亲”的形象，他说：“我关注‘父亲’，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巨大的、复杂的背负，他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先出现的那个男人，还因为他具有象征性，象征历史、政治、权威、力量、责任，象征经验、面对生活的态度，象征我们生活中需要正视无法回避的坚固存在。我关注‘父亲’，还因为个人的阅读和写作趣味，在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父亲一次次出现，并且可能还会继续出现。我曾写下《那支长枪》、《蹲在鸡舍里的父亲》、《英雄的挽歌》、《如归旅店》、《父亲，猫和老鼠》、《乡村诗人札记》、《父亲树》……去年，2012年，我完成了关于‘父亲’的总领性建筑《镜子里的父亲》。我愿意对父亲言说，我愿意让父亲承载——当然，有这一意愿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数目众多。”

他关注父亲，还因为他也是父亲，托生为男人也就是托生为父亲。而他，只是一个逃避成为父亲的人，他把他不能或不愿承载的一切放在镜子里，他声称那是“父亲的镜子”，他像强迫症和抑郁症患者一样注视着这面镜子，由此，他超越了现代文学以来父亲谱系中的“审”和“弑”。时间之轮是如此的轻和快，但李浩却如此慢如此重，似乎时间并未流逝、向前，而是近于不动的重复。

相比之下，刘建东轻逸而古怪。多年前我看刘建东的小说，奇怪地想起孙犁——孙犁是河北作家，围绕着他，曾经形成了荷花淀派。刘建东当然不像孙犁，他们之间差别之大就像一只猫头鹰之于一朵荷花。有趣的是，这“四侠”看起来谁也





不像孙犁，似乎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现代以来河北文脉的影响，似乎他们真是游侠，飘然来去，无门无派。至少，人们无法像谈论河南、山西、陕西、湖南、江苏的文学那样，简便地找到文学地理学的论述框架，然后把他们放到万神殿的应有位置上去。

但隐秘的联系也许是有的，仔细端详，他们也许都在无意中、天然地在某一点上像了孙犁。尤其是刘建东，他的目光眼神让我想起孙犁。孙犁的眼神有一种退避，他不抬望眼，眼皮低垂，好像是有意无意之间的，好像是云淡风轻的，但其实也是深思熟虑的。而刘建东，他也目光低垂，但他没有孙犁那样从容，他和孙犁一样，闪缩躲避着什么。孙犁在文人美学传统中找到了落眼处，刘建东则热衷于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发现世界，但又不是惊喜的、狂狷的，好像他只是出于羞涩，他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结果，他在地缝里通到了幽处。

这是一种羞涩的写作。这使得刘建东成了这“四侠”中最具阐释难度的一侠。我们多少能够自以为是地肯定我们知道胡学文和李浩在干什么，但谁能说得清刘建东在干什么？也许，在他的羞涩和躲闪中，刘建东找到了一种小说方式，这种方式涉及的不是对世界和生活的解释，而是不解释。或者说，是相对于解释的雄心和自信的不解释；又或者说，是对解释的无力与不可能的体认。所谓“欲辩已忘言”，刘建东的小说家言是忘言之言。

刘建东是不自信的，其实无论是胡、李、刘还是张楚，都有一种内在的、严重的不自信——不是艺术的不自信，而是他们的生命中都有一种惶恐感，绕树三匝，诚惶诚恐，真做到了“诚”，那就是艺术的力量所在。刘和李的叙事姿态中都有一种闪躲的姿态；而胡，他是如此密集，他一步紧跟着一步，让

人感到如行夜路的紧张。

现在到了东方，且说张楚。面对张楚的作品，同样有一种解释的困难。他的小说，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几年来，他从未被充分地评说和阐释。张楚，他的人物不是中层也不是高层，他写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是，在平原尽头的城市中，那些孤独的男女，他们在人世间的爱欲、苦痛和软弱，似乎真是放不进关于底层或现实的通行批评话语里。

张楚的小说让人想起契诃夫，《三姐妹》的契诃夫，还有《天边外》的奥尼尔，他的人困于此时此地，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姿势：向着远方。远方的朋友、远方的星星和冰雨、远方的工作和机会，或者仅仅就是不是此地的远方。

他们就在这里，怀着一个远方。

张楚的声音超然全能，有一种着意克制的悲悯，似乎在他看来，人的无边守望本是自然。他之令人心动而又难以解释，是因为，他之所写，就是我们所“在”，就是在我们说得出来的、滔滔不绝地说着的一切之下，那个沉默的、无以言喻、难以判断的内心区域。当我们还没有一套体贴细致地分析人的内心生活和复杂经验的批评话语时，张楚的小说就只能是被感知，然后被搁置。

在河北，在散落于平原和草原的乡村和小城中，有了这样四个作家。至于他们为什么在河北，他们是否有某种“河北性”，我无法回答。我已经表达了我对河北历史的看法，但是我深知，在这种看法和这四人的写作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解释是轻率的、不可靠的。

这四个人，在全国范围内也无疑是六七十年代作家中的翘楚，他们的叙述和语调各具特性，但他们终究都是低调的；夜





凉如水，低调独弹，需要静听，在寂静中逼近我们自己，让他们的光照亮我们模糊不清的面容。

不知道为什么，写到这里，我想起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想起无边无尽的平原，单调的、广大的、几乎走不出去的平原。我想起，在夜行的列车上，我望着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无端忧伤——那是我生长的河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在平原的尽头有座大城，那里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我还是想起了两千多年前，易水河边，那时，寥落侠客在萧萧秋风中感受着世界之大与人之小。

我想象，如果那年易水河边人是张楚、刘建东、李浩、胡学文，那又待怎样？

2013年10月10日子时

目 录

射 击	001
师长的雕像	013
师长的弹壳	025
无法长大的孩子	036
向阳的冬天	047
遗失在眼中	060
神射手	071
时间的雕刻	083
可以移动的村庄	096
广场上空的鸽子	108
看 见	119
船长的迷航	130
大伯的葬礼	144
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156
33朵牵牛花	167
女医生的风衣	179
橡 皮	188
去死吧	200
夜 行	210





背 景	221
后商时期的爱情.....	233
姑姑的来信.....	244
医院里的狮子.....	255
制 造	267

可能与不可能

——与刘建东对话	姜广平 274
----------------	---------

射 击

先是一颗子弹，猎枪里射出来的，这是后来警察老张的判断。它击在书房的玻璃上，声音很闷，闷到几乎听不到。当时杨洪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玩游戏，起初他还以为是电脑游戏中发出的声音，所以并没有特别地留意，而是继续玩他的游戏。有大约一个多月，他都是这样枯坐在那里，仿佛把自己扔进了电脑里。窗帘大敞着，屋内的灯光柔柔地散发到夜空中，他感觉到整个夜空都更加迷人。他喜欢玩累了回头看看那一方夜空。那是他一个人的风景。他新婚的妻子小辛则一边干点家务一边看电视，偶尔过来看看他在干什么。新婚的夫妻俩看上去和谐宁静，却偏偏被一枚小小的子弹打乱了生活的节奏。

直到妻子小辛又过来看他在干什么，才发现了那枚子弹。小辛踩在了子弹上，身体趔趄了一下，险些摔倒。她稳住身体，蹲下来便看到了那枚子弹，然后是留意到了杨洪身后玻璃上的弹洞，最后才观察到杨洪耳朵边上的鲜血。鲜血只是丝丝缕缕的一小条，并没有喷涌而出的迹象，因此杨洪几乎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他们趴在窗户边向外张望，夜晚的天空下，城市的嚣闹正一点点地隐退，月夜使外边的风景看上去迷离而撩人。那个夜晚，十六层一扇明亮的窗户之中，两个向外眺望的年轻人，满腹的疑惑，想要从茫茫的夜色中打捞到答案。而这个答案，在以后若干的日子里，都像是那个平淡无奇的夜晚，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城市上空。

这是第一枚子弹出现的那个晚上。他们在十六层的眺望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答案，他们不知道子弹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为何而来，更不知

射
击





道，隐藏在黑暗中的那杆枪在什么方向。对面是一幢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六层平板楼，像他们住的高层住宅一样，每一扇窗户几乎都是一样的，或透着光亮，或黑漆漆的，阴谋和凶险只能躲藏在某一扇窗户之后，哪一扇？他们的眼睛酸涨了，夜色像是迪厅里的光线那样眩晕而迷离了，他们才放弃了用目光去搜寻。那个夜晚因为有那枚子弹的存在而稍稍地与其他某一晚有了一些不同，“稍稍”只是因为他们在随后的搜寻中取得了共识：那只是一枚误打误撞进来的不速之客。它的后果只不过是玻璃上留下了一个圆圆的小洞，或者去换一块玻璃，或者让它留在那里，杨洪解嘲地搂着妻子说：“它看上去就是一幅米罗的抽象画呢。”

如果仅仅是一枚子弹也就罢了。第二天，第三天，一模一样的两枚子弹再次从窗外飞进来，打在对面的墙上，落在了地上。令人称奇的是，后两枚子弹并没有在窗玻璃上留下任何其他的痕迹，而只是在杨洪的脖颈处，左颊上留下了一点血迹。这只是因为杨洪所坐的位置稍稍有一些位移而已。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第四天一大早，接到报警匆匆赶来的槐底派出所的警察老张讲出了一番话才让他们大吃一惊。老张说，后两枚子弹是沿着同样的轨道，同样的速度，从最早留下的那个弹孔里钻进来的。老张由此断定，射击者是个神枪手。老张长了一张苦瓜脸，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据说他一直郁郁不得志，被现任所长压制着没有出头的机会。老张一说话，眉头就紧锁着，“你们是得罪了什么重要的人物，派出这么一个神枪手来对你们下手？要知道，能请这样的高手得花不少钱呢。”

老张的话让新婚的两个年轻人手心里一颤一颤的，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湿漉漉的汗都说不清是谁的。小辛的嘴唇都紫了，眼睛里汪着泪，话都说不出来。杨洪还算镇定一些，他说：“我们可都是平头百姓，没招谁惹谁，怎么可能结下这么大的梁子？”

老张犀利的目光在他们俩脸上扫来扫去的，“那谁知道，这句话得我问你们。我当警察二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高超的神枪手。真是佩服呀佩服！”

老张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对射击者赞不绝口，这让杨洪很不高兴。杨洪紧紧地拉着自己妻子的手，他觉得如果自己不拉着她的手，小

辛就可能瘫软在他脚下，同时，拉着小辛的手，也让他觉得心里比较踏实。杨洪明显露出了对老张的不满说：“你别光记着夸奖凶手了，你得想法替我们申冤，替我们破案呀。”

老张仿佛被杨洪一句话给提醒了，他这才例行公事地拿出一个破了皮的灰色笔记本，盯着杨洪，“你先说吧，因为子弹三次都是冲着你来的。虽然没有打中你，但都在你身体的某个部位留下了印迹，据我分析，行凶者肯定是不想要你的命，如果他想一枪结果你，根本不需要三枪，一枪就解决了。说吧，你得罪了谁。你肯定知道，雇这么昂贵的神枪手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

杨洪立即就推翻了老张的论断：“没有。我从小到大就没有和人打过架，也从来没有得罪过谁。”

“那他为什么开枪打你？”老张老奸巨猾地盯着杨洪。

杨洪被他盯得脸都红了。他烦躁地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

老张步步紧逼，“你一定有什么秘密。”

老张的话显然也让张慌失措的小辛从伤痛和恐惧的河流之中慢慢地游出来，她也偏着头看着杨洪。杨洪被妻子异样的目光烧得脸更红了，他拼命地摇着头：“你们别用那种眼光看我，我没有什么秘密。我妻子知道，我根本没有什么秘密，是吧小辛？”

老张转脸看着小辛。小辛缓缓点了点头。杨洪像是得到了特赦，他大声说：“你看到没，连我妻子都这样说，你该相信了吧。我哪有什么秘密。”

老张并没有继续下去，他也感觉到了猜测的无聊，他收起破本子，临走时对他们俩说：“反正挨打的人不是我。你们要是想起什么来，就给我打电话。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

杨洪追着问：“你总得去调查一下，子弹是从哪里打进来的。你要是抓住了凶手，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老张不耐烦地摆摆手，“这个不用你来提醒，该我们做的我们自然会去做，该你想的事可不要忘了呀。”

实际上，老张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对面那幢楼因为年代久远，住户又比较复杂，调查起来很费力又不见成效，根本没有一点有迹可循





的线索。在电话里老张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软绵绵的，像是一条被人炖过的海参。“整整一天，我腿都跑细了。没有任何的进展。事情就怕这样，你不知道他行凶的动机，没有任何的线索，你让我怎么办？你想好了没有？你的秘密。不要隐藏得太久了。这对破案不利，更对你们的生命财产不利。”

老张认定了杨洪的心里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电话里老张甚至还诱导杨洪说：“现在只有我们俩，没有你妻子在场，你可以把那个秘密告诉我。我是警察，我会替你保密的。”

无名之火一下子蹿到了杨洪的嘴巴里，他觉得喉咙里热辣辣的，便冲着电话里吵嚷着：“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我没有秘密，我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给你的线索。”他狠狠地关掉手机，结束了他们之间令人不快的通话。

那天夜晚，他们没有开灯，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吃饭，去厕所。电视也没有开。小辛喜欢看的那个电视剧正在别人家里达到高潮。书房的窗帘没有拉上，外面洒进来温柔的月光，它抹在杨洪平时习惯坐的椅子上，电脑桌上，那柔和的光让杨洪觉得想要落泪，仿佛那是一件能够勾起他许多痛苦记忆的往事。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那么感伤，也不知道那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感觉的淡淡的月光为何能让他生发如此的感慨。他们坐在书房的门口，安静地看着电脑桌和椅子，看着书房的玻璃。他们在等待。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他们彼此都知道，他们在等待着什么。他们在等待另一颗子弹能够如约而至。与此同时，老张也待在小区的幼儿园旁边的铁栏杆边，摩托车已经熄火，他坐在摩托车里聚精会神地盯着高层对面那幢六层的旧楼。他们三人，眼睛疲劳到来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在黑暗中长期地给眼睛压力，会产生某种错觉，比如小辛，在眼睛几乎酸胀得要流下泪水时，她突然尖叫了一声：“来了，来了，他来了。”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亲人的光临。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发生。杨洪还神经紧张地用手电在书房里，在另一间阳面的卧室里仔细搜寻了一遍，然后重新坐到小辛身边，轻声说：“没有，是你太紧张了。”杨洪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的手很空落，他这才发现，这个夜晚，他们没有像前几天那样，两只手互相鼓励地紧紧拉在一起。